

## 一把红枣

杨喜爱

风轻轻吹着，雨洒在窗前，一缕思念化成梦里的相遇，是的，梦又来了。

还是儿时记忆里的平房，普通温馨的小院，排房里油亮的杨树叶在风中摇曳。梦中的人——身材瘦削，齐肩短发贴在耳后，视线模糊的眼，灰色纽扣布外衣，灰色土布裤，黑色浅口白底黑边布鞋。她布满皱纹的双手紧紧握着一把深红的大枣，笑容可掬地站在杨树下……梦里的奶奶不言语，容颜依旧慈祥。我惊醒了，她消失了。

永远忘不了院门口绿油油的大杨树，春风和煦，杨树叶欢快地在风中歌唱舞蹈，房顶的赤瓦上野草随风摇曳。斑驳的墙壁，凹凸不平的石块路，我还是梳着马尾辫的小孩，在爸妈带领下蹦蹦跳跳走进砖墙小院，那是承载我童年欢乐的地方。

奶奶聪慧，没读过书、不会写字的她把家里照料得井井有条。那个年代人们生活都不富足，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都靠爷爷的工资。奶奶过日子计划得当，松紧有度，槐花土豆做“拨烂子”，小米挂面菜叶做“和子饭”，屋前枣树结的大枣熬稀饭，玉米面蒸窝窝头……一家人苦中有乐，互相鼓励，生活拮据但内心充足，平安幸福。谁也不会料到平静的生活突然断线，爷爷撒手人寰，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奶奶伤心欲绝，肝肠寸断，但不得不擦干泪带着一家人继续走下去。

奶奶吃了许多苦。她卖过菜，帮过厨，白天干活养家，晚上操持家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过无数苦难，家渐渐好了起来。爸爸、姑姑们毕了业、找了工作、成了家，该享受生活了，可迎来的又是重重一击。

大爷又瘦又高，脸色暗沉。年轻的他经常头痛，去医院检查竟是肿瘤，奶奶长吁短叹，不知如何面对。手术时，大爷没下手术台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奶奶听到消息眼里已流不出一滴泪。她不哭不闹料理着事情，是一家子的主心骨。

日子要过下去，不能向命运低头。奶奶拼了命地努力，家人慢慢平复着伤痛。该享清福了，奶奶又担负起照顾孙辈的重任。那时我太小不懂事，不明白奶奶所受的伤痛，不明白她笑容背后隐藏着多少辛酸和悲怆。我吵着问奶奶要糖吃，不富裕的奶奶就把甜甜的枣儿蒸好当糖果给我吃。吃饭时，奶奶常常做我爱吃的红枣粥，她喝白米粥，一大把红枣是她对我深深的爱。

晚上睡在奶奶家的平房里，窗外月亮皎洁，星光闪耀。闷热的夏天总有蚊子不停地在我身边盘旋，奶奶一把旧蒲扇为我扇到天色微亮。上学后的我，周末一定会去看奶奶。奶奶总是拿一把红枣站在平房外等我。我们俩说这说那，总有说不完的话。

后来奶奶搬到了楼房和叔叔一家住，那棵枣树也被砍掉。奶奶腿脚不好，很少去楼下晒太阳。我看她，满头白发的她见到我，高兴地去厨房拿一把红枣，像小时候一样塞进我手里。她拉着我的手，用模糊的眼睛看着我，和我叨叨，听我讲故事。我口若悬河地讲，她慈祥地望着我，岁月使她变得苍老。奶奶牙不好，我只能给她买凉粉、蛋糕等软食物，她高兴地说：“我这把年纪享上孙女的福了。”她在晚年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们，承欢膝下，一家人围着她照顾她陪伴她。奶奶总是笑，她说苦了一辈子能笑就是福气。

那年国庆节，一向健康的奶奶突然生病住院，憔悴地躺在病床上，阳光耀眼，白床单晃得人心慌，输液管里的液体慢慢流进她的身体，她不发一语睡着了。我握着她的手陪着她。她睡得很香，很久后突然醒了看看我又沉沉睡去。我轻声呼唤奶奶，她却在梦里远行。

奶奶走了，安详地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从那以后好多天我恍恍惚惚，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想她，想小时候的一点一滴、她的笑脸和饱满深情的红枣。

多少年了，我不敢去想，不敢去写，笔触一出必泪如雨下。奶奶，今又细雨霏霏，我抑制不住梦到了您和一把红枣。愿您那里再无苦难，四季花开……

手足

## 那年 弟弟给我十块钱

倪吉利

那是1980年夏天，我在河北承德某地当兵，当时在机关司令部保密室工作。部队有一留守处驻北京市郊顺义。每年部队下发的机要文件都要收回来归档。在顺义完成公干后，我顺便去天津看望一下刚刚顶替父亲上班的二弟。

我是第三年服役，代理保密员职务，每月津贴8块钱，穿的是白布衬衣、粗线袜子，夏天穿上很热。

那年弟弟刚接班，学徒工，每月工资17块钱。还记得到天津后，弟弟从单位食堂特意要了几个菜招待我。第二天弟弟又用微薄的工资为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衫和一双尼龙丝袜子。

穿着弟弟给我新买的衬衣去表大爷家串亲戚，表大娘问：“怎么部队上发衣服还自己花钱买？”问得我无言以对，还是表姐一句“穿着凉快呗”为我解了围。

虽然只有8块钱津贴，但在部队吃穿不花钱，只买个牙膏、洗衣粉之类，没啥开销。而弟弟的17块钱要维持一个月的生计。临归队前一晚，我们兄弟俩准备休息，考虑到弟弟的生活状况，我想给弟弟留十来块钱作为补贴，而弟弟也有同样的想法，他拿出钱来给我，两个人争执半天互不相让，最后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没办法，只能各自把自己的钱收起，就寝不提。

第二天清晨，我踏上返回部队的路。在北京倒车候车时，我去东风商场购买战友让捎带的东西，付款时夹在10块钱里的一块纸条掉到了地上，是信纸的一角，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弟弟只有小学文化），“大哥，请收下弟弟的一点心意”。当时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夺眶而出，心里明白：这是昨夜趁我入睡后，弟弟悄悄把钱放到了我的钱包里。

这件事已过去40多年，却深深铭记在我心里，那块字条我始终珍藏着。10块钱搁到现在不算什么，而当时可是半个多月的生活费啊。每每提起，我还是感慨万千。

当年结婚时，我特意选了一个花瓶，黑色的有机玻璃瓶体上，盘旋着两行白色的波浪线，随意而写意；瓶中绚烂的红玫瑰，热烈而生动，装点了新婚的喜庆与幸福。随着岁月的流逝，诸如花一样的事物与情怀都渐渐离我远去，意想不到的是，那年在异国邂逅了另一个小小的花瓶，它不只是我珍贵旅程的一个纪念，更唤起了沉埋在心底的那份柔软的浪漫与温馨。

2006年冬季我去日本探亲，春节前的一天，11岁的外甥女作为东道主“特派员”陪我们购物。来到超市，一个挂在货架转角处的竹筒状花瓶吸引了我。瓶身细细如一段竹，瓶体一半长一半短，长的上端钻了个小孔，沿孔而下，瓶外壁两条窄窄的墨线中间涂了一道灰白色，内壁则墨痕氤氲下去，探进瓶里，长的半边顺瓶口沿勾勒了一圈棕色细边，渐有渐无，短的半边瓶口已与瓶身合为一色的竹黄。粗瓷的质地显出几分拙朴，一根细麻绳穿孔而

物语

## 花瓶里的流年

皎君

过，随意打了个绳结，乡野之趣浑然天成。我一见如故，再看商标，产地是泰国。如今，它静静悬挂在我的餐厅的墙壁上，这是怎样的一种因缘际会呀！

这小小的花瓶着实令我爱不释手，回国后恰逢情人节，我用9朵玫瑰为它接风除尘，而它也欣喜着，倾斜了身子让花们变幻出不同的姿态，花与瓶相得益彰展示着美丽，倾诉着心曲，我的心也被濡染着，荡漾着。

从此，鲜花与我日日相伴。独坐时，静静凝视着花瓶中的花，含苞、绽放、凋零，都是自然；精心为花们换水，每次都插出不同的花型，生活丰富多彩，更为绚丽迷人的，是人的心灵。茎长时是一种花态，花在瓶中探出身来，摇曳春风媚春日；茎逐日被剪短，花儿或依偎着瓶壁，或嵌在瓶里，其情其态，美不胜收。

在花们陪伴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妙不可言。幽幽的勿忘我诉说着爱意，亭亭的马蹄莲象征了纯洁，可人的康乃馨洋溢着温暖，斑斓的石竹梅让人犹如置身于山野自然……而这一切的美丽，都因了这小小的花瓶来到我的身边，它是那么小，却承载了自然与美，承载了我对生活的热爱与企盼。

并且，常常地，它也让我思念，思念远方的亲人。

生命旅程已过大半，记忆中有许多值得珍藏的时光，假如真有时光隧道可以穿越，我最想回去的，还是童年的夏天。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故乡的夏天，热烈而又多情，当大地最后一缕春风撤走，夏日的艳阳便照耀着大地。除了中午，早晚都还凉爽。自18岁参军离开故乡后，每到盛夏闷热难耐时，我就会想起故乡的夏天。

故乡的夏天有清凉的河水，有一股股长流不断的清泉，有大树下的一片片荫凉，还有那三分钱一根的小豆冰棍。

那时孩子们很少睡午觉。小伙伴们在生产队的大门洞里跑来跑去，玩打仗游戏。也有胆大的，跑到晋祠南湖去游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若让父母知道，会把屁股打成三瓣的，因晋祠南湖每年都有溺水的，所以老师和家长对这种事绝不姑息。有人会狡辩“我没有去！”但老师和家长们自有验证办法，在身上用指甲轻轻一划便见分晓。如若去了，就会出现一条白色划痕，那等着你的就是一顿揍了。老师不会打你，但会罚站或请家长。

最让人难忘的是故乡的夏夜了。夜晚气温渐渐降下来，在院里铺张苇席，躺在湛蓝的星空下，清凉如水，一日疲惫顿时消除，还多了几分浪漫，看天上的星星和天河，父亲指着天河两岸那两颗最亮的星星告诉我：这

个是牛郎星，那个是织女星。而我也会趁此机会缠着父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童年的夏天还有蜻蜓。这小小的精灵，还会做天气预报呢。每当天空飞满蜻蜓的时候，不用问，一会儿大雨就要来临了。如果此时你还在地里割羊草、挑猪菜，得赶紧往回跑，跑得快的，刚进村，瓢泼大雨就浇下来，跑得慢的，只能当落汤鸡了。

童年的夏天，除了蜻蜓以外，我最喜欢的还是蝉了。蝉此起彼伏地吱吱鸣叫，吵得人难以入眠，但在孩子们心里，那是夏天最好听的交响曲了。我们很想抓一只玩玩，但却很难逮住，明明听到它在这棵树上叫，当跑过去时，它就再也不叫了，抬头一望，早飞了。于是有人想好办法，找来一根竹竿或长棍，在上面用铁丝做个圆圈，圈上沾上蜘蛛网，粘乎乎的，专门用来粘知了和蜻蜓。它们的翅膀被粘住，就再也逃脱不了。捉下来，用线系上，让它们飞，放风筝似的。

等玩够了知了和蜻蜓，夏天便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了，快乐的暑假结束，新的学期又开始了。

故乡的夏日赋予了童年无尽的欢乐。年年逢夏，岁岁添更，不经意间，人生已然过半了。

